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(四)

關文蔚

妻子替丈夫來作媒

我在濟南演出為期三個月，曾認識了一位喬師長的太太，年約三十多歲，是位淑賢的女性，她是戲院中的長期顧客，這位觀眾與筆者十分友善，每天必要與我見面，時常接我去她家吃飯。誰知這位喬太太為了與我能長相廝守，曾費盡唇舌企圖達到願望，她曾請出一位頗有聲望的人向我家替她丈夫求婚，要我與她共侍一夫，以經常相聚首，永不分離。

這一類的事，我還是第一次遇見，覺得非常奇怪，從未聽說有人願將自己的丈夫，出讓一半給人的道理，而且我與她的丈夫之間，僅在酒席上見過幾次，誰也未多看誰兩眼，何以竟有這等妙事。我再三婉拒，善加開導，勸其莫作此不智之舉。她會日日糾纏，以淚洗面相求不肯離去，我只好用緩兵之計來應付，對我那好友說：「再過兩年再說，現在我還小呢，以後看情形吧。」（這不過是推脫而已。誰想到兩年後，作者應開封之聘時，她的娘家媽媽住在那裏，連她媽也來替女婿求婚，這是後話），幸而合約期滿即速回平。

這位喬太太的芳名雖然不知，但此事記憶猶新。我很喜歡她那種淑賢，相夫教子的樣子，並不化裝，身材雖然不高，也不算矮，確實是個賢妻良母樣子。與她分手後至今算來，已是五十年

前的往事了。回憶這件事，更引起我對她有着
一種深刻的懷念。希望能夠再有一次見面的機會，問她究竟是為了什麼愛我。

火燒翎子急出嘎調

作者自濟南回北平，帶着禮物去探望幾位老師，又拜會了羣強報的社長我的義父戴老先生，戴義父請我吃過中飯方始回家。休息了兩天即開始學戲，恩師李盛蔭先生照慣例來家上課，每日上午教兩小時戲，下午調嗓子。

回平後約有十天左右，即有人來邀請演堂會戲，這次堂會可是沒有豐富的收穫，僅比平時的一日所得戲份（報酬）多三倍而已。且指明請我唱「四郎探母」，先請我吃飯，並坦誠的說明，他自己的身世及用意。因為這家人姓管，（名字記不得了），自幼喪父，寡母及一兄三姐，一妹，家貧如洗，無隔宿之糧，僅故居於「西陵」近處，有一村莊名良格莊，尚有三間瓦房，以為棲身之所，以野菜度日，恰有募兵者至，其兄從軍音信毫無，其苦更不可言，母不忍見活活餓死，無奈拜託他人，將三名稍懂事的女兒送給他人為童養媳，僅留幼子、公女以討飯度日。該時有一販賣人口的販子，將這無知的男孩騙走，賣給一趙姓人家已出嫁之女兒為養子。這家另有一年方四歲之養女，十分靈巧，甚得那對夫妻的心歡，而對這初被騙來的小男孩十分虐待，時遭毒打，這

趙家有一使女，約十三、四歲，與這小男孩是同鄉，由其誘導，搭乘西站火車，逃出虎口回到那討飯的母親家中，其母仍無力扶養。時逢一管姓夫婦願收養此子，且後來得到大筆遺產。如今請我吃飯，指明演「探母」是為紀念兩方亡故的父母。

這是在江西會館唱，因我的嗓子並不完全，凡戲中有「嘎調」時，我必以本嗓子唱「嘎調」。這齣「探母」第一場「坐宮」時最後一段中「站立宮門叫小番」，一般人用假嗓子唱「嘎調」的多，而我根本就沒有這種假嗓。與譚富英的毛病差不多，總而言之在這方面似乎不如人。不過也有人愛聽這種唱法顯得嘹亮。

這一天剛唱到「一見公主盜令箭，不由本宮喜心間，站立宮門」下半句尚未唱出時，即見台前兩邊的台柱上，原吊着兩盞氣油燈，左邊的一個氣油燈不知怎的着起火來了。如果我唱「站立宮門叫小番」時，照應有的身段，摺左手水袖，轉身向上場門，不注意必定會燒到我頭上的翎子。因為我那副翎子，當初買來的時候相當貴，普通一副翎，僅數元（銀洋），而作者這副翎特別貴，那是經人家以一百廿兩銀子買得，轉送給我的，據說是「活翎」。因普通一般人所用是雉雞死後拔尾，謂之「死翎」。這對翎子的來源因雉鷄在山上岩石下避風雪，因鷄身躲於內，尾在外

(顧頭不顧尾) 狀況下，那雪積壓雉尾上甚厚，當雪停後雉鷄飛去時，尾毛被雪壓住，等於是活拔毛，故稱爲「活翎」，用起來特別好而靈活，乃稀有之物，故價錢特別貴。我害怕翎被燒壞，心中驚慌之下而嘎調突然唱出來了。當時文武場，韓玉峯、白登雲二位先生很替我高興。唱完後曾不約而同問「今天怎麼有了嘎調啦？」我說：「這嘎調是嚇出來的。」

義父孫殿英的趣聞

回憶小時候，時間大約是民國十四、五年中，有位將軍，來我家作客，父親命我稱他爲孫伯伯，北方人稱伯父(大爺)，我向這位滿臉大黑麻子的大爺行了個禮，說：「孫大爺，你好。」他笑着摸了我的頭說：「這個孩子真可愛，很像是男孩，你做我的兒子好不好？」作者並未回答，



民國二十三年本文作者飾演「十道本」劇照。

只有注意他臉上的麻子，母親很快替我說：「當然好哇，快叫乾爸爸！」當時我有點不習慣叫，可是那位將軍伯伯說：「別忙叫，要挑個好日子，請桌酒，燒香磕頭後再叫乾爸爸。」他說完這句話，立在旁邊的一位副官說：「報告司令，今天大概是個好日子，來的時候，看見有兩處娶媳婦兒的。」

這位司令官當時吩咐：「既然是個好日子，你去看着辦吧。」那位副官去了一個多小時，我母親也叫人擺好香案，那位副官買了許多禮物回來說：「報告司令，酒席等下就送來。這些禮物，如果不合適可以去換。」說着遞上一張清單，上面還有一個小紅紙袋，這位孫司令很高興的說：「你真會辦事。」說着就由皮夾子拿出十張交通銀行的鈔票，裝進紅紙袋內，父母忙着指揮燒香燃放鞭炮，我向這位義父行禮叩首畢，很小的聲音叫了聲：「乾爸爸」，接過禮物，我乾爸爸笑的那樣開心，連父母也是笑着稱「親家親家」彼此拱手，我家的男女佣人也來賀喜，我義父也給佣人賞錢，自此而後我就是他老人家的乾女兒了，可是他並不把我看成義女，而將我看成義子。我乾爸爸待我很好

，因他有一臉很大的麻子，我又有點頑皮，很想替他數一數有多少個麻子，他老人家會說：「兒子，你總是喜歡看我臉上的麻子，如果另外有人是麻子，你可不能多看，或者是笑他，因爲有些人忌諱，討厭別人笑他是麻子，你乾爸爸不怕人笑是麻子，我的福氣就在這麻子上。」我說：「要不要我替你數數看，有多少個？」我義父說：「好哇，你來替我數吧」，作者說：「每數一個麻子，要給我一個『銅子兒』(銅板)」，往往數了一大堆銅板，尙未數清他臉上的麻子。

我乾爹對我很好，真是百依百順。記得那個時候，有一名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，爲了好奇心，身穿一套軍服，到處白吃、白喝、白聽戲，而被當局抓住，判成死罪，數日後即要槍斃，這個學生的母親，不知從何處打聽到，筆者的義父孫殿英是駐軍司令官，而且是孫公將他兒子判成的死罪。那學生的母親雖然與我家並無一面之緣，爲了救子心切，硬着頭皮即來我家進門就磕頭，求救命。我的母親最喜歡幫助別人，如今見別人給她跪下磕頭，不由得起了慈悲之心，覺得剛畢業，就被槍斃，使做父母的太傷心了，這位老人家一口答應了試試看。並教作者給我義父磕頭，替那人求情，我先前不肯，被她老人家大罵一頓，她說：「當你有力量幫助別人時而不幫助，就如同身入寶山空手而回一樣，管他成不成，准不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」反正我什麼也不懂，教我磕我就磕吧。正好這一天義父打電話來，向父母辭行，說軍隊三日後即要開走了，父親請他來家吃飯，給他送行，在飯前由母親安排好的節目

，令我跪下磕頭，她又編了一套說詞，說那個學生是她的乾兒子，當時其他的情形我就記不得了。總而言之就是這樣一跪之下就把人給放了。可是到現在我仍然連那人姓什名誰，一點也不知道，我們一口開水也沒喝，僅僅陪了一跪，磕了個頭，而救了一條命。

獲得乾隆御賜馬褂

民國十九年冬天，因我要到瀋陽給湯玉麟的太夫人上壽，當然要帶許多梨園同仁去的，有許多人來託我給他們安排節目，以及那些求我工作的人們。其中有一位是我父親的表叔，姓劉，我只知稱他劉表爺，不知他的名字。他在天津開設一被服廠，很想做湯義父管轄的軍服。而無門路可通，他知道我是湯公的義女，故來託我代為接洽，此事當然不是父親出馬，仍然由作者代為進言，這樣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，我却未費吹灰之力，在輕描淡寫的情況下，向軍需處劉處長一提即大功告成。

熱河省全軍的服裝，均由劉表爺包下承做。他甚為感激，無以為贈，他深知我不缺乏任何物件，為討我的歡心，用盡心思，託出許多人設法，以三千元之銀洋代價，而將清朝中堂(宰相，劉墉，字崇如，號石庵，諸城人，乾隆時進士，官至大學士，善書法，名滿天下)上朝時所穿，乾隆帝御賜的貂皮「馬褂」買來(這件衣服是以貂眼製成，全件衣有幾十個貂眼皮，又名貂眼外褂)，且在天津「華竹服裝綢緞店」配以水獺領子，禮服呢的面子。紅花絲格的「胆」，所謂

胆，是用來保護皮子的。也就是這件大衣面，裏頭是皮子，而皮的上面又加一層活動的綢子裏，以此為保護皮子之用，不會直接磨擦皮子。做成男裝式大衣送給我。當時這件大衣的價款，可買一棟很像樣的四合院房子。此一馬褂轟動北平，全梨園界無不羨慕。

瀋陽之行大帥風光

為了慶祝尚未見過面的義祖母湯玉麟主席的太夫人壽。母親要送禮，特別定綉了一幅麻姑上壽的中堂，長有六尺，算是我送的。且約訂了三個戲班，及奉天洛子(評劇)也稱為蹦蹦戲，其中有洛子皇后白玉霜女士參加演出。筆者預演之戲，由義父母，事先同我商議妥當，演三天本工的老生戲，及演一次反串「五花洞」之假潘金蓮。到時候看情形，有多少人能上就多少個潘金蓮，來個空前之大場面，這次我同義父母，要早啓程前往，原因是老壽星祖母，我還沒見過，所以要早去。我沒坐過專用花車，這次北寧鐵路掛專用花車，給我義父坐，筆者也坐此花車，這叫作「星星跟着月亮走，霧光。」

我這這種光，當然不止這一次啦，在熱河時同義母湯夫人住在乾隆皇帝的行宮，湯主席的公館設在清室皇帝避暑行宮內，宮門口有衛兵把守，作者時常乘湯主席的轎車出入，那些衛兵見到主席的車來啦，在老遠就準備好敬禮了，當車子達到時，聽得一聲「敬禮」，如果我義父母坐在車上，我就沒有什麼感覺，很自然的，若是他二位沒有在車上，聽到那聲「敬禮」，我即感覺到

不好意思，因我知道他們不是向我敬禮，而是向車的主人行禮，我坐在裏面甚感有愧，不由自主的向那敬禮的衛兵們，回禮表示歉意。因有這種原因，我盡量避免單獨坐他的車，改乘騾、馬車出入行宮。

這次坐花車就不同了，由北平東站開出，到關外路途遙遠，在車上要過兩夜，當然想舒適一點，這花車上佈置得十分美麗，特等臥舖，餐車中有中西餐任意食用。

火車經過唐山車站，我在車站上買了些燒雞，送給義祖母，這雞很便宜，一塊錢五隻雞，略表一點心意，當火車到遼寧，瀋陽車站上有樂隊迎接湯主席榮歸，我跟在義母的身後，出了車站，有許多轎車開往湯主席的老家，這房子是一所好幾進的四合大院，老祖母住在後進，大夫人住在太夫人的前一進正房，左邊是個很大一間屋子，靠窗有一大炕，炕的盡頭一端疊着許多棉被褥，其他的陳設並不豪華，而十分樸素，僅是幾張堅固耐用的桌椅，雖然設備不豪華，而禮節很講究，湯義父非常孝順，大家進門首先順序拜見太夫人，我跟在義母的身後，他們母子、婆媳行過了禮，又命我叩頭，介紹口稱奶奶、大媽，她二位每人給了我一個紅包，作為見面禮。緊接着總務人員，呈上一張紅紙，上面列着節目表，呈送給老太太過目，並報告除去戲碼而外，尚有一特色節目。那就是「人猿上壽」，太夫人慈祥和悅的說道，「好好好，你最會辦事，你看着辦吧。」

人猿上壽殘酷節目

湯府上庭院寬闊，就在前第二進院中左邊角落，搭一個大戲台，連接一排左邊廂房，作為後台化裝之用。上房正廳，設擺壽堂，我同義母湯五太太，居住在右廂房。

我義母另外尚有一義子，是唱武生的，名叫鮑士英，也來拜壽，我二人初次見面，彼此均不善於言談，說話也就有限了。義父吩咐總務給鮑兄安排戲碼，總管其事的是副官陳明山，他與鮑兄早已相識，安排戲碼胸有成竹，派士英演出拿手好戲。

是日湯府上賀客盈門，幸而庭院寬敞，尚可容納許多親友，大擺宴席招待賓客，老太太端坐壽堂，接受眾人拜賀，當節目開始，第一個就是「人猿上壽」，筆者在旁觀賞，也不知是那個團體主持人安排的這個節目。

節目開始時，將一塊紅氈子鋪於壽堂前地上，然後由一個四十餘歲之男子，手抱一個約三四歲的小男孩，混身衣服脫得一絲不掛，凍的那小孩子全身發抖，縮成一團，被放在那塊紅氈子上，那小孩已然凍的一絲也不能動彈了，再由那男子口含涼水，向那小孩子身上及氈子上噴出水花，而後又拿一筒痲子粉，向那紅氈及小孩撒去，撒滿了粉，然後纔將小孩抱起來，披上一件棉襖抱走，只見紅氈上現出類似猴猴偷桃上壽狀印影。同時鞭炮大作，這個節目算是完了。

原來那是利用已被凍僵了的小孩，所臥之處未被水及粉沾染，而形成猴猴捧桃之狀。湯府上準備好了一個大紅包的賞錢。當時我看了那可憐的孩子，在嚴寒冰天雪地的氣候下，脫光了衣服

，把個孩子凍成那樣，簡直要替他哭出來了。大人爲了錢，竟讓小孩受罪，這個特別節目也真殘酷。

就在這鑼鼓喧天的情況下開戲了，第一齣是「八百八年」、第二齣是「富貴壽考」(七子八婿，又名滿床笏)。演了三天日夜吉祥好戲，其他的戲碼已無法記憶了，僅記得最後一天戲，最末一齣是「五花洞」，這一齣上了三十二個且角演潘金蓮，筆者反串該劇中之假潘金蓮。這次演出的場面之大，至今爲止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了。

加上白玉霜的蹦蹦戲，更是迷人呢，她來拜壽時身穿一件翻毛的冰獺大衣，那件大衣也很出色，價款也得要一千來塊錢(大洋)，白女士在東北紅極一時，大人、小孩全會哼兩句蹦蹦戲，她曾經一度組團到北平唱過一段時期，賣座也很不錯。

吳五公子苦苦求婚

給這位老祖母演完上壽的戲，新年即將來臨，被義母留住過年後一同回北平，就在這過年的前數日發生了一件事，來湯府作客的人中有位吳太太，後來才知道她是奉系大將吳俊陞的本家，她第一次見着我時，即有驚奇之感，在她眼中我是個風采十足，儒雅非常的少年，她不斷的說：「呀，她怎麼同他長的一樣呀，很像一對弟兄啊。」她又說：「我要給你作媒。」，我義母問她：「是那一家？」那位吳太太說：「就是我家五爺嗎。」所指的五爺，就是吳俊陞的第五個兒子吳台勳，筆者即搶先說：「我不要嫁。」說完就

跑開了，以後也就沒人再提此事。

過了幾天即是大年初一，來湯府拜年的人相當的多，我當然是第一個給奶奶拜年，因爲三十晚上，在十二點前辭歲，十二點過後就算初一，緊跟着拜年，我收了不少壓歲錢，有的連認也不認，祇要一說這是湯家的乾孫女，那人就給一個紅包的壓歲錢，不要也不成。我們也擲骰子玩錢，做各種遊戲。正在興高采烈時，聽得有人說「快來看」，大家不約而同的，順着那說話人的手指窗外方向看過去。那說話的人是誰已然記不得了。那人又說：「吳五爺來拜年啦」，我們隔着玻璃窗，向外看，見那位青年人，穿着長袍馬褂，戴一頂銅盆式呢帽，走向正房，而眼睛却望着我們這邊西廂房看，見那人的身材很像筆者，只是略微高些，他進入正房不久，即被歡笑中的人們送出房外，那青年人微笑說：「大爺不在家，我明天再來。」他口中說着，而眼却向着這邊張望後才離去。

照一般常情而言，這拜年的禮節，只要來拜過年了，雖然尚沒有見着主人，也可不必再來拜，也就算是禮到了。誰想這位吳俊陞將軍的第五兒子吳台勳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果真的又來了，他這次來時，剛好我由正房出來，二人正面相遇，我急忙閃開，讓他進去。沒想到當天晚上即有媒人前來提親，這位大媒也就是在過年前，見過的那位吳府本家中的一位吳太太，想來必定是這位好事者想玉成其事。自她初次見到筆者時，即對我發生好感，故而欲促成此婚姻。若論吳台勳的家世，其父吳俊陞曾作東北奉軍的大元帥，同張

作霖大帥，湯主席玉麟公是結拜兄弟，論家財富可敵國，在那個時期，我國尚不流行鑽石，而人家的金鋼鑽，據說有一大鑲籬，良田不計其數，單是爲他家看田地者，傳說有一營人尙不止此數，總而言之他家是無窮的富貴，他家的財產是無法統計的數字。

我的義父，曾脫口而出說：「好吧，這小子，他家有的是錢，教他先拿出十萬塊錢（大洋）的聘金來給他母親，我來替他辦成此事。」那位

大媒吳太太說：「這不算是什麼條件嗎，一定沒問題那我先謝謝您啦。」大家興奮，我母親更爲高興，看樣子這件事他們已然談妥啦，成爲定局了，我心中有點不服氣，並沒有一人問問我的意見，他們那些長輩全同意答應了，均認爲沒有理由拒絕了這門親事，他們完全是一種看法，只有我一人心中沒法決定，反正火也沒燒到眉毛，暫時也不過問，該玩的時候仍然去玩，到時候再說。



民國二十三年九月本文作者在北平留影。

有一天我同幾位好友到瀋陽大戲院去看電影，有位朋友指着在我們前面的那人低聲說：「你看，第一排的那人。」我這纔注意，原來吳台勳坐在第一排，我們是樓上第二排，並非前後連在一齊，而是錯開二個位子，吳台勳並未看見我，自此我們就不再說話了。當電影休息時，我到飲食部喝冷飲，吳台勳也來了，因爲人多胆壯，我會大胆的向他比了比高度，他比我略高些，人也俊秀，同我是一樣的打扮，長袍呢帽、皮鞋，我的貂皮大衣放在衣帽間內，倆人都沒穿大衣，顯得更爲瀟灑，難怪那媒人說我倆像一對呢。如果編劇本，我一定把他編成個「小生」。看他很想要同我說話的樣子，當他走近我身旁時，我急忙走開了，吳却跟上前來，當我無處可躲時，只有往女廁所內去躲，他就不會跟到女廁所來，當我進入廁所。內中很大，且有許多女賓在內化妝，她們見我走入而驚叫起來，我卻不管她們，即進入馬桶間內，外面的女賓紛紛議論，有人說筆者是個男的，也有人斷定是個女的，我不注意她們是怎樣的想，決等開演時再出去，反正外面尚有保薦的，毫無問題。

下半場電影沒散場，先行開溜，回到湯府時，心中尚跳個不住，自此好像心中起了變化，不再堅決反對了。就在這個當口，有人提供消息，說吳台勳已經結過婚了。可是那位大媒人，好像是昨天晚上沒睡覺，第二天一大早就來了，並且沒等這邊人開口，她就說「五爺說啦，雖然他已結過婚，如爲了這件事有異議，他可以先辦離婚，再同這邊訂婚。」換言之任何條件吳全接受。